



從來論文者左國之外所推前漢兩漢論史者司馬之後則
推班范二家然後漢不如前漢而范史不及班史豈非作
有二拙與抑風會之處遷邈升遷降人之心轉移於中而不可
強與而京承我國先秦之後故其氣多雄渾奇峭且多
其時國運初開人心敦龐文心少之這承平日久士氣廢
弱見於詞章者率淅淅曼衍而不振東京龍目日趨
駢麗已為晉魏六朝之濫觴矣孟堅生於中興時去西漢
未遠又出自父子一家作述故其書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不
以追宗龍門而范史則已晉宗人手筆且刪削眾家之書
以成一人之作雖蔚宗自稱為體大思精固不得與班書同
日語又若行文取姿體生動或議論醇樸得一篇書之序
論摘其事而總括其義疏宕者千鈞篇不足異矣觀一斑也

文於史傳內不載如一附字以別之雖名如西漢一鈔氣
牀碑卓然以視晉魏凌通有非鄭之分矣若諸葛武
侯材品改法卓有可觀文章純粹精整即置諸西漢
亦是別張一軍其出處本互漢末少事文外載蜀志未
子綱目以蜀為正統紹漢沒宋真西山選漢文亦列之
從其例將公文附於鈔末以之殿兩京而當後勁
也誰曰不宜

後漢書精華錄卷上目錄

光武敕馮異

光武臨淄勞耿弇

光武報臧宮馬武詔

明帝臨雍養老詔

馬皇后辭封爵詔

章帝奉天勅吏詔

章帝勅侍御史司空詔

殤帝勅司隸校尉部刺史

鄧禹河北說光武

馮異自陳疏

馬援論隗囂疏

馬援勞官屬

朱勃追訟馬援書

韋彪貢舉議

杜林論增科禁疏

光武賜竇融璽書

光武與公孫述書

明帝祀明堂詔

明帝手詔東平三國傳

馬皇后報帝請封外戚詔

章帝定改禮制詔

鄧皇后詔河南尹豹等

王遵與囂將牛邯書

馮異遺李軼書

竇融責讓隗囂書

馬援與囂將楊廣書

馬援誡兄子書

馬廖上長樂宮疏

韋彪置官選職議

朱浮與彭寵書

朱浮日食疏

孔融告高密教諭

丁鴻日食封事

班固賓戲

附

何敞諫用竇氏疏

陳忠論喪服疏

班昭勾兄餘年疏

崔駰誠竇憲書

傅燮請誅中官疏

蔡邕諫伐鮮卑議

文載書末應入下卷

計文五十篇

張純正昭穆疏

鄭康成詩譜序

附

班彪王命論

附

東平王倉諫二陵起縣邑疏

徐防五經章句疏

班超絕域請還疏

班超代還答任尚

張敞上王暢奏記

臧洪報陳琳書

蔡邕女訓

附

後漢書精華錄卷上

光武勅馮異

馮異傳。帝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長沙定王發之後。王莽

鄧禹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見劍并下。此勅異頓首受命。

三輔

京兆馮翊扶風

遭王莽更始

劉元

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

畧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

縣所苦。

蔡邕聞之曰：帝王之言，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此以異代禹也。禹已入長安，復

不能制赤眉，故以異代之。異至禹，復邀與同戰，又敗禹歸。異能自破赤眉，始以盆子降異，

不伐不殺，又有戰功，誠中興賢將也。○中興戰功，昆陽之捷，帝有神授，王郎之破，耿弇父

子有力焉。弇最英武，又有平劉永、張步之功。鄧禹首贊大計，有關中之功。寇恂有餽運之

功。吳漢來歙、岑彭等，有平隴蜀之功。然余所最喜者，馬伏波也。伏波英爽，有學問，恨光武

不使之治國耳。如平交趾，即能安定，區處耕種，使數世猶守焉，將軍故事，此其治行當過

寇恂矣。伏波其人豪哉。

光武賜竇融璽書

竇融傳

○時融屯兵河西，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以隔遠未能自通。

蜀常欲招之以逼竇，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

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述天水有隗將軍。翼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陀。制七郡之計。事見文帝賜南粵王書註。王者有分。下同。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五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蔡邕聞之曰。當與文帝與趙佗書。叅看文帝仁厚。渾璞不露。光武寬畧。露英敏之氣。其足以服遠一也。文帝文章無修飾。此篇却極作意。其為帝王之言一也。○曹子建謂光武優於高祖。確論也。高祖挾制任術。光武寬厚長者。即廢郭后一節。雖為盛德之累。然比釀成呂后之禍。懸殊矣。石勒尊高而並光。特以其能駕策群雄耳。

光武臨淄勞耿弇

耿弇傳。建武五年。弇拔祝阿。濟南臨淄。與張步戰。大破之。明旦復勒兵出。帝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諸將欲湏上來。弇曰。乘復

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至暮。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創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云。

昔韓信破歷下

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

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

今濟南府禹城縣。

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

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

高祖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齊聽酈生罷備。漢守禦韓信。又作。用蒯通計。襲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賣已烹之。將軍獨拔

勦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降

齊王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衛尉食其弟酈

折倍。使英難生也。衛尉食其弟酈商也。時商以將

軍將太張步前亦殺伏隆。光武遣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即從之。步歸命。吾當詔大司
止皇術張步前亦殺伏隆。會劉永立步為齊王。步殺隆而受永命。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
徒父隆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從至春陵。奔自請定彭寵。常以
為落落難合。謂其志過大。有志者事竟成也。

謝立夫曰。鼓舞英雄。牢籠叛寇。想見帝之神武大智。盡寓於仁柔中矣。

前一段表弇之功。末一段佳弇之志。中間將自己處張步與高帝處田橫。比方一番。以動步歸誠之意。英主作用。全在此數語。

光武與公孫述書。公孫述傳。建武六年。述為符命。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識云。承赤者黃也。乃復以掌文為瑞。

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

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蔡邕聞之曰。心恕詞嚴。筆挾風霜。○述及囂兵敗窮促時。光武猶屢降手書。不忍破滅。帝誠

仁人哉。

光武報臧宮馬武詔。臧宮傳。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武上書請伐匈奴。帝以詔報之。自是諸將莫敢復言用兵者。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

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

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有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蔡聞之曰。存仁心。識大體。愛養黎元。不事窮黷。所以馴致建武永平之盛也。此詔視輪臺之悔。其曲突徙薪者歟。自後有驚遠邀功者。馴至安帝之初。國虛耗而民死亡。雖以和熹太后節約為心。猶不能弭。羌禍愈烈。追思此詔。宛如逆睹。

明帝祀明堂詔

本紀。帝諱莊。光武子。陰皇后生。廟號顯宗。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冠冕衣裳。玉佩綬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使

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等。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

令。勅群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

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時律者。即月令十二律。

律呂不正。則

羣僚藩輔。宗室子孫。眾郡奉計。百蠻貢職。

奉計。謂計吏也。

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

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

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

而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蹈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

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

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蔡聞之曰。詞既典重。心復抑畏。明帝治化之盛。優於文帝。但文帝仁厚恭儉。性質非明帝所及。○東京節義。全是光武明章三帝所培養而成。然明帝功尤多。如尊師傅。興學校。至使匈奴亦遣子入學。則三代以下所未有也。

高皇皇。郁郁彬彬。東漢之盛。史稱明章良有以哉。

明帝臨雍養老

詔本紀二年。冬十月帝幸

皇考未建。領起謙讓。辟雍初行養老禮。乃下詔。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

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月十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綬執授候王設醬

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三老知天地人三才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漢官儀云三公

累輪袒割謂親袒割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尊三老父象也輶輪以蒲

俎醕漱也所以潔口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尊三老父象也輶輪以蒲

小雅篇名新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

宮小雅逸篇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

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

更桓榮朕授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詩大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

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孤幼惠鰥

寡稱朕意焉。養老之典三代所崇周秦以來斯禮久廢光武末年起明堂靈臺辟雍未及舉行明帝復先代之典成皇考之志宜乎人心允洽園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也真隆古規模重熙

氣象。孫月峰云：讀者斂襟。

明帝手詔東平王國傳

光武十王傳。王名蒼。明帝母弟。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云。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小雅。以增歎息。日

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同腹矣。東平王腰腹肥大。今其言與腰腹稱也。

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恩誼篤摯。詞致淵雅。讀者欲歌欲泣。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為善最樂一語。尤為千古

格言。

馬皇后辭封爵詔

皇后紀。明帝皇后。馬援少女也。章帝建初二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不封外戚之故。有司上奏。宜依舊典。太后下詔。固不許。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王根。王逢時等。同時為關內侯。其時

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為丞

相。貪驕。與淮南王霸上私語。後薨。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竇嬰。文帝竇皇后從兄子。魏其侯也。為丞相。坐與灌夫。朋黨棄市。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

樞機之位。近要。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

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

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

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綉。領袖正白。構臂衣。今之臂鞬也。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

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

前半對有司
上奏言外戚
不當封之故

後半並針砭
外戚驕奢則
不當封之旨
更透十分

豈可上負先帝之旨○成○挽○有○力○下虧先人之德○官○祭○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誅○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張文端曰謙冲謹抑發於中誠卓然明達之言

合後詔讀之明德后損抑外家惓惓之心出於至誠示之以儉帥之以謙正所以保全長久之計也明德之識見卓矣伏波之遺澤遠矣

馬皇后報帝請封外戚詔○思○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皇后紀○太后○辭○舅○封○爵○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

前半言不封外戚正是安全之道

吾反覆念之思○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云○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

后之兄○實○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承○相○絳○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實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丞相絳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

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富○貴○之○家○祿○位○重○豈○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豈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

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日○再○實○之○木○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

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絕○調○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

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奉○絕○調○奉乎吾素剛

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也○弄孫不能

復關政矣

後半對針章帝之請更以體親心勤國事勗之

蔡聞之曰文有款情則佳情款則其詞兼勝令人再三反覆千百讀而不厭也讀至末幅與敬姜論勞逸篇吾冀汝朝夕修我一段使我長言詠歌嗟歎猶不足矣○東京賢后推

馬鄧然鄧后臨朝內則災荒外有羌禍亦緣后賢故足以弭之然專政之心不可掩也豈明德之比哉

浦二田曰天
時引端主意
特為吏道而
發安靜不煩
古今為吏者
當信受奉行
氣味庶幾文
景

良吏安靜無
俗吏矯飾外
貌至受賂枉
法則奸貪之
吏也民斯為
下矣人宜何
處哉

章帝奉天敕吏詔本紀元和二年○帝諱炁明帝子廟號

先從法天傳刑說起方春生養萬物易曰百果百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臯非殊死且勿案驗及

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條事莫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

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悃悃至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平原人下青吏之奸貪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治近之

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令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臯不論而無過被刑甚

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

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蔡邕之曰光武明章之世最多循吏章帝尤為長者故詔書敦厚如此浸淫及於桓靈權

奸宦寺專朝非徒根本壞也賄賂請託公行守令以貪虐為事民不聊生黃巾等賊相繼

而起西漢成哀之世朝政壞而吏治未盡蠹故人心思漢光武一舉而中興東漢桓靈之

世朝綱亡而吏治不堪言故終至於不可救吏治切於國計民生如此

章帝改定禮制詔禮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詔云

謗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爭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

夔足矣。獲充樂官召也。

切中議論之弊。文特簡雋道古。

章帝勅侍御史司空詔。本紀元和三年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以輟解。輟解之。夾馬者為服馬。詩云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大雅行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禮記伐一樹殺一獸俗知

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以愛物為順天得體元之意。歸震川云。洒脫不羈。詔中絕調。

鄭皇后詔河南尹豹等。皇后紀。和帝皇后太傅鄧禹孫女也。元初六年太和詔徵和

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宮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

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

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堅謂好車。良謂善馬。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

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屬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

化子孫。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故曰文德也。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言能自約。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

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鍾伯敬曰。鄧和熹與馬明德。其恭儉典則。皆從學問中來。而鄧更有一段機緣作用。如教

貴戚禍敗皆緣不學最是頂門針

子弟就學鑒試處處有法步步有心與明德之含飴弄孫作退步者殊矣明德大和熹深皆漢代之聖母也

殤帝敕司隸校尉部刺史

本紀延平元年。帝諱隆和帝少子即位時誕育百餘日皇太后鄧氏臨朝稱制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芻藁

臚舉吏弊沈痛切中古今同慨

王遵與囂將牛邯書

囂傳。遵字子春霸陵人邯字孺卿狄道人初俱事囂後遵歸漢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長安遵知囂必敗而與邯有故知其

有歸漢意以書喻之

遵與隗王歆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東都無所統壹故為王

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

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冗處之

徒言識不遠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

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為大夫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

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

目下難以圖存

將吏不足共事

勢隗囂不識時

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賓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為寡人祝乎？鮑叔酌酒而起，黥布視曰：吾君無忘出苦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賓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黥布杖劍以歸漢。隨何說布乃仗劍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邯鄲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大中大夫。

張泰先曰：史稱光武發間使招攜貳，然讀此等書辭，萬婉入情，何其工也。

鄧禹河北說光武

本傳：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

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蔡邕聞之曰：此篇當與韓信初對高祖、孔明初對先主同看，皆首定大計者。禹有大臣之度，不比耿弇、吳漢等，徒為戰將。最後與膠東固始三人獨參朝議，隱然柱石老臣。

馮異遺李軼書

本傳：字公孫，潁川城父人。從光武，號大樹將軍。時更始遣軼等共守洛陽，異屯軍河上，遣之書。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

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始謂更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字李軾豈能居

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

王光武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

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矣。

唐荆川曰。順叙情事。體則明雅。

馮異自陳疏本傳。異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

異惶懼。上書謝。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

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

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

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湮沒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

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

固敢因緣自陳。

光武功臣。多保全令終。與高祖時迥異。非特光武處置得宜。亦諸將謙退。有儒者風觀。此

可類推也。按本傳。帝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